

郭延礼 选注

龍吟自珍詩選

齐鲁书社

.749

龚自珍诗选

郭延礼 选注

齐 鲁 书 社

一九八一年·济南

龚自珍诗选

郭延礼 选注

*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 176 千字
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5,500

书号 10206·40 定价 0.78 元

前 言

清代著名史学家兼诗人赵翼《论诗》云：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；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在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，站在时代的顶端，以自己的诗作开创一代诗风，其影响所及乃至整个近代诗坛，这位诗人就是龚自珍。

龚自珍(一七九二——一八四一)，字璦人，号定盦，又名巩祚，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，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和诗人。这位作过二十年小京官、年仅五十便离开人间的龚自珍，在仕途上一生是不得志的，他留给我们的是三百多篇散文和近八百首诗词。他的这些作品，以其丰富的时代内容，强烈的战斗精神，独创的艺术风格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放射着奇光异彩，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。近代诗歌的发展，龚自珍无疑地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。

龚自珍出身于一个三世京官的官僚家庭，他的祖父、父亲和他都做过礼部的官员。但，龚自珍的家庭却不同于一般只知“车马、服饰、言词捷给”^①的官僚家庭，而是一个有浓厚的文艺和

^① 《明良论二》。

学术气氛的家庭。他的祖父、父亲、母亲、妹妹，均能写诗填词；父亲通经学，自珍八岁，即于课余抄《文选》授之；母亲是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，在自珍幼年便于帐外灯前口授吴伟业的诗，以及方舟的遗文和宋大樽的《学古集》。这一切，对后来龚自珍成为杰出的文学家、诗人都有良好的影响。

对龚自珍学术上有影响的是他的外祖父段玉裁，他是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家兼经学家。诗人十二岁，段氏便授以许慎《说文》部目，训以多读经史之书。诗人的父亲龚丽正师承丈人，亦以经学课子弟，所以龚自珍受过正统的汉学教育，是学有渊源的。

但是，时代的风暴，祖国的危亡，清王朝的腐败，使龚自珍没有走上乾嘉汉学的老路，而历史却把他推到时代潮流的顶端。龚自珍从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学过公羊学，但他不同于一般今文经学家的牵强附会，或以谶纬神学来混淆经学，而是把经看成史，利用公羊学“三世”、“三统”这一进化的历史观和它的“微言大义”来“受命改制”，“经世匡时”，干预时政，宣传变革，这正是以龚自珍、魏源为代表的中国近代“经世致用”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。

龚自珍，天资聪慧，才华横溢，有锐敏的观察力，又胸怀大志，希望能为祖国做一番事业。他十五岁开始写诗编年，十九岁倚声填词，二十三岁作《明良论》四篇，发人所不敢言，于当时的君主专制、官僚集团颇多抨击，并提出变法革新的主张，对于当时的社会确实产生了震聋发聩的作用，以至连他的倾向守旧的外祖父段玉裁也为之赞叹，甚至说：“毫矣，犹见此才而死，吾不恨矣！”^①这其中虽不免有矜宠过誉之词，但不难看出《明良论》

^① 《明良论四》篇末评语。

这四篇文章，在当时社会上异乎寻常的反响。

从此，年青的龚自珍，便以他的诗文登上了中国近代文坛。

二

龚自珍所处的时代，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、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的时期。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，清王朝统治集团日益腐败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租剥削的日益加重，迫使广大农民不断地掀起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。发生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白莲教大起义，波及湖北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四川诸省，虽为统治阶级血腥地镇压下去，但对于清王朝从政治到军事却是致命的一击，是它由盛到衰的转折点。此后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，从内地到边疆，从汉族人民到少数民族，从农民、渔民、牧民到学徒、手工业工人，反抗的烈火连绵不断。特别是一八一三年（嘉庆十八年）天理会首领林清，潜入北京，以二百余名教徒打进皇宫，在大清王朝的金銮殿下点燃了反抗的火焰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实为罕见，由此不难看出当时阶级矛盾发展到如何尖锐、激烈的程度。与此同时，西方殖民主义者也企图以鸦片和大炮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，进行经济掠夺。随着鸦片流毒的加剧和因之而来的白银大量外流，使清王朝麻木昏聩的统治集团、民穷财尽的经济状况更每况愈下，这个反动腐朽的清王朝，已面临日薄西山、气息奄奄、风雨飘摇、朝不保夕的境地。

在腐败社会、黑暗现实的刺激下，在农民起义刀光剑影的影响下，龚自珍首先站出来，以自己尖锐辛辣的诗文向那个庞大而又腐朽的封建王朝宣战，对它进行了无情的剖析、揭露和抨

击。写于二十五岁之前的《乙丙之际著议》和上面提到的《明良论》等文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黑暗世界啊！这里黑白混淆、是非颠倒、善恶不分、美丑莫辨；一切才能和智慧都被扼杀；一切“能忧心、能愤心、能思虑心、能作为心、能有廉耻心、能无渣滓心”全部毁灭殆尽。作者对这个社会下了这样的结论：“瘠瘠之疾，殆于痼疽；将萎之华，惨于槁木。”^①并进而指出，这种社会现状必然导致“生民噍类，靡有孑遗，人畜悲痛，鬼神思变置”，乃至最后“丧天下”^②。这种揭露可谓怵目惊心，确实令人读后“若受电然”^③。

作为一位诗人，龚自珍又用另一种构思与形象描绘了封建社会的“衰世”图和官僚集团的百丑图。他的《行路易》这首歌行体的诗歌，运用大量的历史典故和生动的比喻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山多猛虎、江多恶鱼、荆棘遍地、争权夺利的社会图画，这无疑是清王朝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。

他的另一首《伪鼎行》，是一首政治讽刺诗。作者把伪鼎描绘成一个歪斜扭扭、周身疥癩、干瘪丑陋、千奇百怪的丑恶形象，“内有饕餮之馋腹，外假混沌自晦逃天刑”。这个“伪鼎”，正是清王朝昏庸腐败的官僚集团的一个缩影。在龚自珍的笔下，这些重臣权相，他们貌似谦恭，假装糊涂，内心却贪婪丑恶、凶狠残暴，所谓“委蛇貌托养元气，所惜内少肝与肠”^④；他们虽身居高位，政治上毫无建白，终身抱着“苟安其位一日，则一日荣”，“国事我家何知焉”^⑤的市侩哲学，而却又以老成持重的假面，营私

① 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》。

② 《平均篇》。

③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第五四页。

④ 《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，少宰命赋诗》。

⑤ 《明良论二》。

舞弊，排挤贤才，诗人在写给王鼎的一首诗中指出这类官僚的反动实质是：“杀人何必尽砒附？庸医至矣精消亡。”不啻是对这类官僚义正辞严的声讨和审判！

龚自珍在他的这类诗歌中，又往往采用比喻或象征的手法，揭示封建“衰世”各方面的没落与腐败。他的《博饪谣》，诗人运用歌谣常用的比喻手法，通过天上月亮与市场上饼食的对比，形象地揭示了物价上涨、货币贬值的严重现实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的经济衰退。再如，诗人用狂风、飓风的形象来象征、影射封建顽固派的专横与暴虐：

罡风力大簸春魂，虎豹沈沈卧九阍。^①

西山风伯骄不仁，虺如醉虎驰如轮；排关绝塞忽大至，
一夕炭价高千缗……贵人一夕下飞语，绝似风伯骄无垠。^②

封建“衰世”的腐朽腐败，统治阶级的专横暴虐还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上。清王朝为了维护其极端专制的反动统治，在思想界实行钳制政策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。在龚自珍生活的年代，大规模的文字狱虽已不复出现，但文字狱的阴影还时刻笼罩着知识分子的心头，所谓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^③，正是诗人对清王朝严酷的思想统治所提出的强烈控诉。

在这种禁锢政策下，到处是一片死寂，人材奇缺，所谓“一腕人材海内空”^④，即使偶有一二人才出现，“则百不才督之缚之，以至于戮之”^⑤，“一山突起丘陵妒，万籁无言帝坐灵”^⑥，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封建顽固派对人材的扼杀，而且使人深切地感受到

① 《己亥杂诗》。

② 《十月廿夜大风，不寐，起而书怀》。

③ 《咏史》。

④⑤ 《夜坐》。

⑥ 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》。

封建专制淫威所造成的多么可怕的恐怖气氛。

这类诗歌中寓意尤为深刻的是他的《人草稿》。这是一首寓言式的讽刺诗，诗题是龚自珍独创的、绝妙的讽刺语汇，意为人的雏形。诗通过咏“人草稿”，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充满朝市的一些泥胎式的人物。他们只具人形，而无思想，外表冠冕堂皇、神气十足，实则精神空虚，见解庸俗，于国于民毫无用处。而这种“陶俑”的产生，正是当时清王朝在思想文化界推行高压政策、利用科举制度束缚、戕害人材的结果，也是封建“衰世”和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。

另外，还值得提出的，在龚自珍部分抒情短诗中，他经常通过一两句自然景色的白描，来烘托、点染这种“衰世”的气氛。如“四海变秋气，一室难为春”^①；“夕阳忽下中原去”^②；“忽忽中原暮霭生”^③；“萧萧黄叶空村畔”^④，这些秋色、夕阳、暮霭，正显示着封建“衰世”的必然到来和已经到来。

龚自珍对于封建“衰世”的揭露和批判是多方面的，这里不再一一论述。读他的这类诗篇，使人感到这种社会再也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了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：“一切都烂透了，动摇了，眼看就要坍塌了，简直没有一线转好的希望。”^⑤

龚自珍对封建“衰世”的这种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，不论在当时、今天和遥远的未来都有着重大的认识意义和进步意义。如果说，比他早生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曹雪芹，在他的巨著《红楼梦》中，通过贾、王、薛、史四大家族兴衰的历史，首先剥去了披在

① 《自春徂秋……得十五首》。

② 《梦中作》。

③ 《杂诗，己卯……得十有四首》。

④ 《己亥杂诗》。

⑤ 《德国状况》，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二卷第六三四页。

“乾隆盛世”这块金字招牌上的伪装，为读者深刻地、形象地描绘了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却已尽上来了”的封建“衰世”即将到来的景象，那末龚自珍则是继《红楼梦》之后，又以自己犀利辛辣的诗文，对那个行将崩溃的“衰世”，作了更加令人怵目惊心的揭露与批判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把龚自珍的诗文视为《红楼梦》的续篇。

三

龚自珍作为一个进步的诗人，他对于人民的苦难和悲惨的命运，始终是异常重视和充满同情的。《己亥杂诗》有云：

不论盐铁不筹河，独倚东南涕泪多。

国赋三升民一斗，屠牛那不胜栽禾？

嘉道年间，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加，白银大量外流，清王朝的财政更加困难，而统治阶级仍然过着奢侈糜烂、纸醉金迷的生活，这一切都只能翻转过来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。诗中的“国赋三升民一斗”，正形象地揭露了清王朝苛捐杂税的繁重与残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农民被迫宰掉耕牛，离井背乡，诗人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经济破产、穷困凋敝的现实，而且有力地揭露了由于清王朝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，已把农民逼到走投无路的绝境，预示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酝酿之中，所谓“乱亦竟不远矣”^①。这首诗虽短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，触及到社会的本质，反映了社会的主要矛盾。读着这一句句的诗，好象听到诗人一声又一声的控诉，这声声泪，句句血，顿时使人热血沸腾，悲愤填

^①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》。

腐，激起我们对清王朝的无比仇恨。

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，不重视水利建设，黄河水患不断发生，清代尤为严重。嘉道以来，黄河不断决口改道，泛滥成灾，给沿河两岸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。在龚自珍生活的五十年中，黄河较大的决口有十六次，其中嘉庆二十五年中决口就达十二次之多，黄河水患已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。诗人一八二〇年写了一首《咏史》：

宣室今年起故侯，銜兼中外辖黄流。金盞午夜闻乾惕，
银汉千寻泻豫州。猿鹤惊心悲皓月，鱼龙得意舞高秋。云梯
关外茫茫路，一夜吟魂万里愁。

诗人名为“咏史”，实际上是写嘉庆年间黄河水患的情况。嘉庆以来，黄河屡在南岸决口，首当其害者，自然是古豫州一带的人民。诗中真实地写出了黄河南岸河南、鲁南、苏南诸省洪水横流、汪洋一片的情景。“一夜吟魂万里愁”，表达了诗人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关注，同时也揭露了清王朝“不论盐铁不筹河”、不顾人民生死的罪行。

农业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，农业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和人民的命运，所以龚自珍特别重视农业问题。他主张开垦荒地^①；又借他的朋友、农学家陆献的话，强调“天下之大利必任土”^②；他重视水利建设，曾陈水利策于他的同年、江苏布政使裕谦^③；他于植桑养蚕则表示了更大的关心。除他在《乞籴保阳》中向他的同年、直隶布政使托浑布谈到“冀州古桑地，张堪往事新。我观畿辅间，民贫非土贫。何不课以桑，治织纆组紃”外，

① 见《己亥杂诗·壁东修竹欲连天》。

② 见《己亥杂诗·皇初任土乃作贡》自注，又见《陆彦若所著书序》。

③ 见《己亥杂诗·太湖七十淩为墟》，又见《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》。

还在南归途中念念不忘地写道：

满拟新桑遍冀州，重来不见绿云稠。

书生挟策成何济？付与维南织女愁。^①

一八三九年夏，龚自珍辞官南归，途经河北，看到自己的建议并未被当权者采纳，异常愤慨，末句寄托着诗人对劳动妇女无以为业的关注与同情。

另外，诗人对于“济运”问题^②、货币问题^③、市场度量衡问题^④、禁烟问题（详见后）、乃至妇女缠足和天足问题^⑤，举凡与国计民生有关者，他在诗中几乎均有反映。由此我们不难看出，龚自珍作为一位进步的诗人，对于广大人民命运的关心和对他们遭受苦难的同情。

四

龚自珍不愧为近代杰出的思想家，当一般文士正醉生梦死地大唱“四海宴清，天下升平”的赞歌、学者们正钻进故纸堆中考订“虫鱼”为清统治者“文治武功”的“盛世”装潢门面时，他便异常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历史地进入了它的“衰世”，看到了它内在的矛盾和危机，人民的痛苦和希望，并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革。龚自珍正是从这种“变”的观点出发，提出了“更法”的概念，要疗救这一“衰世”，即进行社会改革。

① 见《己亥杂诗》。

② 见《己亥杂诗·此身已作在山泉》。

③ 见《己亥杂诗》中的《麟趾象蹄式可寻》、《琼林何不积缗泉》自注、《作赋曾闻纸贵夸》诸作。

④ 见《己亥杂诗·消息闲凭曲艺看》。

⑤ 见《己亥杂诗·姬姜古妆不如市》和《婆罗行谣》。

列宁说过：“一般说来，改良主义就在于，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，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。”^①但，就是这样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变革，在当时那种讳疾忌医、“率由旧章”的社会里也是不允许的。龚自珍之所以成为近代改良主义的先驱人物，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，乃是由于他不顾一切阻力，不顾封建顽固派对他的诽谤和迫害，而大声疾呼“一祖之法无不敝”^②、“奈之何不思更法”^③，执著地宣传变革的措施和主张，寻求各种“药方”来疗救这“大药不疗膏肓顽”的“衰世”，为此他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顽强的斗争，而这也正是他留给我们的重要的思想遗产。在这方面，龚自珍的诗歌则着重表现了他为进行社会改革所表现的不屈不挠、顽强勇敢的斗争精神。请听：

颓波难挽挽颓心，壮岁曾为九牧箴。

钟虞苍凉行色晚，狂言重起廿年喑。^④

这是直抒胸臆的。再如：

古愁莽莽不可说，化作飞仙忽奇阔。

江天如墨我飞还，折梅不畏蛟龙夺。^⑤

这是借景抒情，寓情于物，诗人以“折梅不畏蛟龙夺”抒发与表达自己为追求革新理想，敢于和封建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。他还在另外的诗中用“翻是桃花心不死”^⑥、“一寸春心红到死”^⑦这类象征性的语言来寄寓自己坚持变革的信念。他的诗

① 《几个争论问题》，《列宁选集》第二卷第四七九页。

② 《乙丙之际著议第七》。

③ 《明良论四》。

④⑤ 均见《己亥杂诗》

⑥ 《九月廿七夜梦中作》。

⑦ 《题盆中兰花四首》。

中还有更高昂的调子：

三寸舌，一枝笔，万言书，万人敌，九天九洲少颜色；

朝衣东市甘如饴，玉体须为美人惜！^①

诗人为进行社会变革，不惜象东汉著名的政治家晁错一样，朝衣东市，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政治信念。这种精神在“江天如墨”的旧社会，确实是值得称赞的。

宣传变革，坚信未来巨大变革的实现，象一条红线贯穿着诗人的一生，他为此奋斗了终身。但，那个时代是一个极端君主专制的时代，保守、顽固、集权、专制，是它政治上最突出的特征。封建顽固派及其卫道者们，他们对任何改革都采取非难、排斥和敌视的态度。龚自珍为变法革新奋斗了几十年，而他所提出的革新措施，并未为当权者所采纳，更不可能付诸现实。然而，诗人生活的时代，毕竟已是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夜，农民起义的刀光剑影影响着他，严酷的斗争现实教育了他，使诗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：一场巨大社会变革的实现，必须借助一种新的力量，即他在《尊隐》中所向往的“有大声音起，天地为之钟鼓，神人为之波涛”；但这种新的力量究竟是什么，诗人自己也并非十分清楚。可是高昂的政治热情，冲破黑暗的坚强信念，以及追求革新理想的热切愿望，使诗人唱出了传诵千古的乐章：

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！我劝天公重抖擞，

不拘一格降人才。^②

这是一首积极浪漫主义的诗篇。诗人以澎湃的激情，浑雄的气魄，高昂的调子，唱出了龚诗的最强音。诗人希望借助风雷的力量，打破“万马齐喑”的沉寂局面，呼唤天公为拯救祖国的危

^① 《行路易》。

^② 《己亥杂诗》

亡，为进行社会改革，“不拘一格”地使大批人材涌现出来。诗人这种美好的愿望，在当时那种“一山突起丘陵妒”的封建“衰世”里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；但他热烈呼唤“风雷”的战斗的声音，却给处于“万籁无言帝坐灵”时代的读者以极大的鼓舞。这便是龚自珍这首“青词”，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为什么影响如此深远广泛而又那么激动人心的主要原因。

五

龚自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，又是一位始终坚持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者。因此，拯救祖国危亡、维护民族独立、反对外国侵略，就成为龚诗中另一重要的主题。

十九世纪上半叶，清王朝统治集团政治日趋腐败，边防日益松弛，外国殖民主义者基于“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”^①，急需在国外寻找市场，地大物博的中国这块肥肉，自然成了他们垂涎、追逐的对象。在北方，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虎视眈眈，时刻准备着侵扰我国；在东南沿海，以英国资本主义为首的殖民主义者正处心积虑地敲开中国的大门。龚自珍早在鸦片战争前十七年就指出：“粤东互市，有大西洋，近惟英夷，实乃巨诈，拒之则叩关，狎之则蠹国。”^②在当时对英国的侵略面目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，实在是极有眼力的。

英国等殖民主义者当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靠走私鸦片，而鸦片的输入，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，诚如马克思所说：“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

^① 《马克思致路·库格曼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四卷，第三九〇页。

^② 《阮尚书年谱第一序》。

实英国国库”^①，如果蔓延下去，“是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”^②。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情景啊！

龚自珍对鸦片的输入和吸食是异常深恶痛绝的，他称吸食鸦片为“食妖”^③，并主张对种植鸦片的人要“梟其首于阕，没其三族为奴”，特别在他写的《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中，对严禁鸦片表示了更坚决的态度：建议林则徐对食烟、贩烟、造烟者均处以极刑。

清王朝对于禁烟，自一七二九年（雍正七年）首颁禁令后，乾、嘉、道历朝都有禁烟的命令，虽三令五申，直等具文，鸦片输入反而逐年增多，吸食鸦片者遍及清王朝大大小小的官吏。诗云：

津梁条约遍南东，谁遣藏春深坞逢？不枉人呼莲幕客，
碧纱幌护阿芙蓉。^④

禁烟的条约在东南沿海一带年年颁布，为什么还允许鸦片走私、设立烟馆呢？就是颓废腐朽的清王朝内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官吏和幕僚们的破坏——因为他们既是鸦片贸易的走私者，又是鸦片的主要食客。诚如诗人的朋友魏源所说：“中朝但断大官朋，阿芙蓉烟可立尽。”^⑤他另有一首写烟鬼丑态的讽刺诗：

鬼灯队队散秋萤，落魄参军泪眼荧。何不专城花县去？
春眠寒食未曾醒。^⑥

诗的首句写烟灯点点，遍地皆是，象秋夜长空的萤火虫一样，形象地表明全国吸食鸦片者之多，接着，诗人对食客烟瘾发作时丧

① 《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第二卷，第一四页。

② 林则徐：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》。

③ 《平均篇》。

④⑤ 《己亥杂诗》。

⑥ 《江南吟十章》。

魂落魄、涕泪交流的丑态作了辛辣的讽刺：“落魄参军泪眼荧”，短短七个字，把烟鬼的丑态刻画得可谓维妙维肖，入木三分。诗末含蓄委婉中寓意着无比的愤慨、强烈的谴责和辛辣的讽刺，并进而揭露了清王朝官僚集团的腐败与堕落。

在清王朝内部，围绕着禁烟分成严禁和反对两派，道光帝当时表面上同意禁烟，主要是迫于中国人民的呼声以及严禁派官吏的坚决态度，他并非真心支持禁烟运动。因此，禁烟的前途如何，诗人是有忧虑的，他尤其替自己的好友、站在这一斗争最前线的林则徐担忧，《己亥杂诗》中写道：

故人横海拜将军，侧立南天未戴勋。我有阴符三百字，
蜡丸难寄惜雄文。

诗中龚自珍对好友“侧立南天”、孤立无援至为担忧，不知他能否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，并流露了自己以不能对林氏的禁烟有所帮助为憾。全诗调子深沉，感情真挚，对好友的关注与忧虑渗透于字里行间。

龚自珍在注视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鸦片侵略中国的同时，对另一个东方强盗——沙皇俄国的虎视眈眈更未放松警惕。

恩格斯早就指出：“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”^①。早在十七世纪中叶，老沙皇就先后派遣以波雅科夫、哈巴罗夫为首的哥萨克匪徒侵占我黑龙江流域，强占尼布楚，烧杀淫掠，无恶不作。这种侵略活动，在十八、十九世纪也从未停止过，只是方式不同罢了。所以，鸦片战争前后，一些头脑较清醒的知识分子，开始注意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威胁，林则徐曾说：“终为中国患者，其俄罗斯乎？”^②龚自珍也是这其中的一个。他一方

^① 《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》。

^② 引自李元度《楚疆三文忠传·林则徐传》。